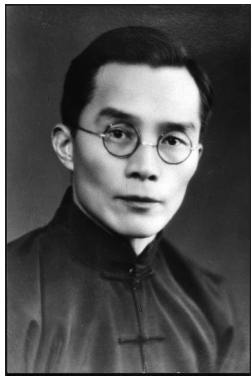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〇九——一九三四

○梅贻琦（1909）



梅贻琦校长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平常吾们都不大觉得，但是一经提起，就要使人惊讶。题中第一个年数一九〇九是清华留美官费生第一批派送出去的一年，到今年一九三四整整已二十五年了。自被派出洋的方面想，那年夏天怎样投考，怎样悬心，看榜时怎样高兴，治装时怎样麻烦（剪辫子，换西装，穿革履，在许多人都是从头至尾通上到下的改扮起来），以及上船登岸坐火车入学校等等悲欢乐的情景，都还历历在目。谁知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。所以提起来，大家必定是亦惊亦喜。

吾们不必单提一九〇九年出洋的。就是一九一四年出去的，到现在亦已经离校二十年了。一九一四年出校的到现在是十五年，一九二四年出校的到现在亦已十年。一九二九年留美的同学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回来。但是大学部的同学，在那年是第一级毕业，到现在亦是满五年了。

所以今年在清华的历史里是一个要紧的节目。虽然学校成立只不过二十三年，但是它的事业已经办了二十五年。并且到今年年终旧制留美的同学全数便都回国，清华校史的第一段可以告一结束了。在这一时期中间由清华派出去的本校毕业生，专科生，女生，及特费生，总算起来有一千三四百人，另外还有领受半费津贴者，总计亦有四五百人；用费一项，统算起来，很是可观。这一千八九百人在路费，月费，学费，各项共用了美金总在一千万以上。这一笔巨款有一部分是用的不大得当，然而大部分却还不差；并且近来已可以看出相当的成就。

所以，最近在学校经济困难，基金因为美金跌落发生影响的时候，吾们以为继续派遣留美公费生仍为学校应做的一件事。因为派送出洋造就人才，仍是应时之需；况且办法改良之后，成效更可以较比从前增加许多。至于费用问题，虽然现时要多费数十万，将来的收获一定不少。亦可算是清华对于国家社会又一部分的贡献。

吾们小时常念的一本《三字经》末几句说“人遗子，金满赢；我教子，唯一经。”这意思是说存银钱给后代，不如造就子女成才。这却是一个至理。再往远一些看，子女成了才，不但他们自己衣食有着，他们亦绝不致忘记了教养他们的父母。所以父母教养子女，亦常看做积蓄的

一种方法。那么，今日学校的造就学生能不能亦看做一种积蓄？这当然不在学校方面，全在受过它的教育的学生的看法如何了。

外国大学常常受毕业生的捐助，有时多者一人可捐数百万。在中国今日仿佛还没有这种风气。清华的毕业同学之中，虽然已有几位既富且贵的，但是大多数还在中上阶级之间，仅可称为小康之家。并且清华的经济现在尚无大困难，所以吾们暂不谈大宗捐款的问题（除非那些位阔同学愿意早解义囊，作几个好榜样，那当然是学校最欢迎的）。现在所要提的是因为今年是学校的一个大节目，在这期间已有廿五班同学出过洋，或毕业离校的；常言说“饮水思源”，我们在这时候不可不有一点心意的表示！

从需要方面来讲，学校的大宗需要暂且亦不必谈，但是目前很要靠旧同学来做成功的，确有以下两件事：

1. 校友楼的建筑；



梅贻琦校长与史前期清华校友在一起。前排右起：胡适、梅贻琦、赵元任；后排右起：浦薛凤、杨锡仁、周象贤、李鸣合、陈伯庄、程远帆

2. 校内贫寒同学贷款基金。

这两件事在校内之需要举行，大家久已想到。但是如使学校来举办，不但经费有困难，即在别方面想亦不如旧同学来担承办理的便利。这两件事如由旧同学担负起来，当然不是难事。吾想诸位一定亦都是赞成的。但是办法上吾想应当注重的是不必要大数捐款，但要使多数人都担一小分在里面，然后这纪念的意义才能表现出来。现在简段节说，吾想提出下面几条办法与诸同学做个商讨：

甲、自本年起每年由出校满十年，十五年，二十年，二十五年，三十年……各级同学每人捐资最多五百元最少一百元，作为母校纪念基金。

乙、此项基金由同学会董事会收集保管。

丙、集金收集后，暂先以一半拨作校友楼建筑费，一半拨作贷款基金，但两项各以五万元为限。两项款数收足以后之集金用途，再由董事会提交大会决定。

以上的办法，是兄弟草拟出来的，敬请同学诸君指正。吾想大家大概都必赞成的，如有更好办法，还请赐教。这个办法的要点，是在乎能普遍，能持久。至于校友楼如何建造，贷款基金如何管理，一俟集金收有成数，再与诸同学讨论。

今年诸同学为上海同学会会所，已有许多位捐款的。对于此事，如荷赞成，“值年”诸君的捐款，不必太多，最好各自量力。——五年以后再加多，还不迟。——更盼望诸位来信时，即将支票或汇票附来，则不仅是同学会所竭诚欢迎，亦为在校清寒同学所馨香祝祷者也。

（原载《校友通讯》一卷三期，1934年3月1日）